



我写的文字第一次被公开发表,是在1958年,那年8月,《读书》杂志刊发了我一篇书评《谈〈第四十一〉》。那一年我16岁,还在读高中。有学者告诉我,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书评也属于散文。如今,散文随笔被归为一种文学体裁,究竟散文与随笔还有多严格的区别?此外,杂文、小品、札记、游记、日记、书信、序跋,包括如今网络上具有文学色彩的博客、微博,应该也都大体可以归为散文随笔的范畴吧?希望有专家从文体学的角度,能给予明晰的界定。

就我自己而言,觉得1960年投给《人民日报》副刊并蒙刊发的《丁香花开》,应该是典型的散文。而1961年底投给《中国青年报》副刊并蒙刊发的《水仙成灾之类》,应该是典型的随笔。

我成名,是小说《班主任》的发表,那是在1977年,距今40年了。如今年纪大一点的读者,大约能记得《班主任》(5·19长

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还有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钟鼓楼》。我的写作,自己比喻为种四棵树,第一棵树,不消说就是“小说树”。其实,我的第二棵树,即“散文随笔树”,栽种得更早,结出的果实,也更多。但把散文结集出版,出第一本《垂柳集》,是在1986年,有幸的是,冰心老前辈慨然为我作序,这当然是对我散文随笔写作的莫大鼓舞。

那以后我陆续结集出版了不少的散文随笔集,有几年,我散文随笔集子的出版数量都达到三本。有几本,不是零散文章的合集,而是自成体系的大散文或者大随笔,如《献给命运的紫罗兰》《私人照相簿》《命中相遇》《人生有信》《空间感》,我是写得非常用心的。《私人照相簿》尝试把文字和旧照片交融在一起,试图构成一种新的文本,《命中相遇》《人生有信》《空间感》自绘插图,追求一种

我的“散文随笔树”

刘心武

文图相映的审美趣味。

我写作的另两棵树,是“《红楼梦》研究树”和“建筑评论树”。年轻的读者知道我,大多是通过观看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我从2005年起,到2010年,陆续在《百家讲坛》录制播出了61集关于《红楼梦》的讲座,这些讲座后来都整理成书,当然我也还有其

他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这其中许多篇什,也可以归纳到散文随笔的范畴。我的建筑评论,也是以散文随笔的方式写出的。

我的散文随笔良莠不齐,有的幼稚,有的粗糙,但也有比较经得起时间考验,比较独特,比较有味道的。现在,把我从1960年起至2017年公开发表的散文随笔类文章,编为26册,总名《刘心武散文大观》,奉献给读者。这样做,也是因为,作为一个文学写作的马拉松长跑者,我从1958年16岁,跑到现在,眼

看就要跑进2018年,也就是说,尝试散文随笔的写作,竟达到一个甲子的长度了,因此,我的这些文字,无论好坏,是否也就具有了折射一个颇长的历史时期里,社会变迁、世道沧桑、文化嬗变和人性永恒的资料价值,可以作为一个“切片”,供社会学家、文化学家、文学史家,放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分析,或许能发现出某些深层次的东西,也未可知。

感谢山东人民出版社,能给我这样一个展示自己“散文随笔树”上累累果实的机会。感谢整体收藏者、分册购买者、批评指正者、研究分析者和散漫阅读者。

这套《大观》里,有篇《心里难过》,结尾处我是这样写的:把快乐渡给别人,算一种洒脱。

把难过宣示别人,则近乎冒险。

现在我就是既洒脱又冒险。我继续承受命运赐予我的一切。

(此文为《刘心武散文大观》总序)

书法大家胡问遂

齐铁偈

千遍临摹颜真卿

墨开凉砚思偏久,书不穷人穷乃工。
读背摩临千遍过,忘形得意死生中。

注:千遍:1954年,胡问遂临摹颜真卿《自书告身》一千多遍,脱形求神。死生:《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与沈师筹办书刻会

字中求字自销磨,书外学书相切磋。
风雨扁舟思共济,中流击楫扣舷歌。

注:书刻会:1960年,沈尹默再次提议成立研究书法篆刻专门组织,胡问遂被调入上海中国画院,协助沈老筹建。

习字帖发二百万

春晖分与万人家,雨润淤泥吐吐芽。
字字珠玑飞玉屑,也开智慧一分花。

注:二百万:1961年,胡问遂《大楷习字帖》出版,一印再印,发行量逾200万册。

创办青年书法班

久旱砚田耕未了,误时书圃用功多。
一犁春雨平生事,桃李天涯今若何?

注:书法班:1962年,胡问遂受沈尹默委派书刻会与市青年宫创办大型书法学习班,学员累计4000多,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书坛中坚。

胡老用笔

凝冰积雪还矜色,吐雨泄云无定姿。
一夕西风公去远,晋唐楷法到今疑。

注:胡问遂用笔一流,而如今书坛异端邪说风行,有的甚至怀疑传统笔法是否已经过时。

风吹稻浪白鹭飞

郭树清

金秋时节,一场连续数日的秋雨过后,迎来了暖阳,太阳给云朵涂上了金边,大片稻田里,碧叶金穗,稻浪翻滚,仿佛镶了许多金线的薄纱在艳阳下飘逸,洋溢着丰收的气息。几个正在田间劳作的身影在绿叶丛中若隐若现,时而有几只白鹭腾空飞过,忽而齐齐盘旋,忽而静静落下,形成了一道道风吹稻浪白鹭飞的壮观美景。河道边芳草萋萋,河水清清,流水潺潺,浮萍游移,鱼虾嬉戏,在阳光的照耀和秋风的吹拂下,家乡崇明构成了一幅幅秋天浪漫多彩的人与自然同框的田园诗画。

秋高气爽,天蓝云净,空气通透。行走在一排排绿意葱茏、小河相伴的乡路上,秋阳下的银杏树叶泛着金黄,水杉树则半黄半绿,与翠青的樟树高大树冠和火红的栾树花层次丰富,错落有致,交相辉映,不时跃入眼帘。

那一幢幢别致的农家别墅映掩在碧水环绕和绿树繁花间,家家宅院里种植金银桂花,“风动桂花香”,满树的淡黄小花,伴随着缕缕凉风,整个村子都沉浸在这悠然的芬芳里。这里除了花草树木之外,还有那红红的柿子、橙黄的桔子、翠绿的甜芦粟、青紫的葡萄等时令水果;还有那白扁豆、紫扁豆、香酥芋、金瓜等时令蔬菜,俨然一个个勃勃生机的多彩果园,更是整洁安宁、祥和静怡的田园风光。

那一条条乡间的路上,犹如一根根长长的织线,那精神抖擞、南来北往的乡亲,便是一枚枚小小的织针,他们从绚烂的朝霞中织起,到艳丽的暮霞里收梭,他们在金灿灿的田野里,编织出一张张希冀的网,捉住了一个个美满的收获,撒播下一个个绿色的期望。

晨曦中,河面的雾霭缠绵绵绵地从田野上飘然而来,秋风夹着泥土的腥气掠过舒畅的水波之上,水波不兴,清澈透明,水草含情脉脉摇曳着婀娜的身姿,如婉约的女子款款而来,触而不及,不由令人顿生“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感慨。

午间,柔和的阳光铺天盖地洒遍整个河面,波光粼粼,散发着碎金般的光芒,几只水鸟悠闲地游着,自由自在,其乐融融。站立在岸边树枝上的几只喜鹊,时而摇头晃脑,左顾右盼,时而飞到田间,争相觅食,影影绰绰,欢快的叫声打破了乡野的静谧。这里有几个张网和垂钓者,他们手持网杆和鱼杆,正聚精会神地蹲守在河岸边,每当起网或垂钓到鱼儿时,引来过路人的驻足围观,好不恬静、惬意。

当晚霞的斜晖将西天染成艳红的时候,暮霭萦绕着整个村庄,那一团一团的雾气混合着农家宅院冒出的袅袅炊烟在微风的吹拂下缥缈着,在水面、在田间、在树梢,影影绰绰,像梦、像仙境,像一场天上人间的爱情传说,唯美得令人挪不开眼睛。

经过一天忙碌劳作的乡亲们,他们早早地吃完晚饭后,有的三五成群在乡间小路散步,谈笑风生;有的在健身广场,伴着优美的乐曲,跳着健身舞,天际晚霞的余晖映衬着一张张笑脸,充满着欢乐和温馨。

皎洁的月光如流水,温柔朦胧,静静地倾泻在故乡的土地上,美丽明净,绘就了一幅生态美、百姓富的画卷展现在凉爽惬意的秋风中和缓缓合拢的暮色里。

那条美丽的天际线

黄阿忠

我多次去欧洲,那些耸入云端的教堂、屋顶起伏的建筑,以及布满雕塑的大楼,都美美地储存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一直在想,是什么东西打开了我的审美脑洞,是什么力量拨动了我的艺术情弦。是一排排建筑间优雅的组合?是弹指路口那盏古远的街灯;或是山巅蓝白相恋的色彩?或是金顶在雨后彩虹中的闪烁?也许,这些都是。我想,这视觉层面的美意,足以给了我们审美的享受,然精神呢?我又想到了亚里斯多德、左拉、雨果,想到了莎士比亚、勃拉姆斯、但丁……忽然,已被打开的审美脑洞灵光一现,晃见一条流动的富有音乐节律的线条在空中飘来。孰料,原来我朝思暮想寻求的竟是那条美丽的天际线。细细想来,那条起伏的建筑和天

沿苏州河畔走,从邮电大楼起,至上海大厦、外白渡桥拐弯,又自中山东一路往南一直到十六铺码头。外国的建筑设计师和造型艺术家在黄浦江的滩涂,先后竖起了风格各异、造型独具而又蕴含诸多审美意味的建筑。我不想去探究外滩这词的由来,而只

是眯眼远望黄浦江畔林林总总的建筑,看它和天构成的那条美丽的天际线。

一百多年来,外滩陆续建造的那些房子,体量自在大小不同,造型各有沿承出新,高低起伏构成流动的天际。都说建筑是历史,是凝固的艺术、飘旋的音乐,用外滩的建筑去对比,那是千真万确的。纵横建筑的发展:希腊式、罗马式、哥特式的,有人形象地把它喻为三明治、包子、玉米棒,你别说,其造型还挺像;拜占廷、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等等,那东西交融的碰撞,对称的美感,雕刻的妆点,这一路过来,都有时代的印迹。其实,欧洲的建筑史,就是欧洲的艺术史,欧洲的发展历史。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密码,融入在血脉中、代代相传。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了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号召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这正是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精神源泉。其实,在我们家里或身边,不乏这样的红色基因。今起我们发起“我的红色基因”征文活动,讲述您或长辈的故事。来稿1200字以上,第一人称,邮箱:hongse@xmw.com.cn

征文启事

柏林爱乐乐团1979年首次到北京演出时,我54岁,距今已经38年了。上海交响乐团派指挥家黄灼钧团长带着我赴京,我俩住在中央乐团招待所,每天和指挥家李德伦一起骑自行车去首都体育馆看排练和演出。

38年前柏林爱乐乐团在北京演出了三场,我有幸多听了一场排练。最后一场音乐会,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45名弦乐演奏家联合演出贝多芬第七交响曲,我想这也是卡拉扬指挥生涯中少有的现象。有人曾问过卡拉扬:“你挑选的演奏家都是精英吧?”卡拉扬回答说:“不!不是精英,而是超一流的精英!”卡拉扬带领中央乐团的演奏家与世界顶级乐团一起演出,堪称当时乐坛的一件盛事,意义非凡。

柏林爱乐乐团不仅对音乐追求极致,对其他与演出相关的事宜都力求完美。那时我们中国还没有可容纳大型交响乐团演出的现代化专业音乐厅,为了此次访华演出,乐团半年前就派专家来北京实地考察,他们走遍每个场馆剧院,测试音响,研究讨论,最终选择了相对可行的北京体



山岚 (中国画) 陈军



外滩变成一幅幅图画,那是把外滩交到人民手中的最佳选择。人们在欣赏画作的同时,会把外滩的那些建筑惦记,也会把那条建筑与天际交汇的线挂在自己的心上。

建筑与油画是一对姐妹艺术,而当把外滩建筑作为命题和素材时,油画创作将发挥出其特有的魅力。作为绘画,不必去临摹建筑,尽管建筑本身也很艺术;也不要把那些房子当作照片,像明信片那样发行,当然,照片、明信片也有其艺术价值。因而,不管是国画、油画、版画,凡艺术,就必须去仰望那条蕴含着诸多审美元素的天际线。天际线是通往艺术的大道,天际线是艺术之灵魂,理当我们上下求索。

相交的线,看似简单,然包含了众多的审美,视觉的,精神的都有。这世上事,凡越是简单的,承载的力量越大!我以为,把审美归结到那条天际线上是对的。

外滩的建筑无疑是从西方引入的,它们的样式也包含了欧洲各个时期的风格,然当它在从黄浦江畔竖立的那一刻起,却不知不觉地注入了东方的神韵。它们的组合群,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可它承载的历史却是一部华夏的文化历史,讲述的也是一个东西交融,和它的后街故事。在那条天际线下,涌动过时代的脉象,奏响过辉煌的金曲。

外滩是艺术的,外滩也是人民的,我们要把它们的故事不断地向人民讲述;我们要把外滩那条标志性的天际线,印在人民的心里。当近百名艺术家拿起画笔来描绘外滩那条天际线时,我忽然想到,把

年11月10日我又有幸在上海欣赏到了那无法用语言企及的“天团之声”,东方艺术中心前任总经理林宏鸣赠送了我两张柏林爱乐的演出票。那年我已经80岁,音乐会的指挥由卡拉扬改为西蒙·拉特。

那晚我坐在楼下正厅第一排,面对首席。演出效果妙不可言,那是人间罕有的天籁之音,音色如此美妙、内在、细腻、传神。在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的第一乐章再现部时,一、二提琴声部中出现了贝多芬难得有的三个P(极弱)。我坐在第一排,能够清楚地看到首席与指挥的一举一动,那一刻“只见手动,未闻声响”。全场听众似乎进入了一个妙不可言的无我境界,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让人不禁发自内心地赞叹,柏林爱乐乐团不愧是音乐界令人仰慕的一颗巨星。

今年,我已经92岁了,我热切期待11月在东艺再次重温让我魂牵梦绕的柏林之音。

十日谈

爱乐之缘 责编:祝鸣华

明日请着著名指挥家西蒙·拉特与上海的别样情缘。

令人肃然起敬的团队

曹鹏

再说当年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卡拉扬,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卡拉扬闭着眼睛指挥,他凭借内在的灵感来表达音乐的内涵与神韵,他的指挥发自内心。那惊人的艺术感染力和高超的指挥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卡拉扬一生非常自律、勤奋。他永远背谱指挥,对艺术从难、从严、从高。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四点起床读谱的习惯,对一首乐曲的准备常常要花费几年的功夫。1979年,我在北京体育馆近距离欣赏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与排练时,不得不感慨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团队,他们精准的演奏,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那年的北京之行,令我终身难忘。我内心也着实感谢东方艺术中心。2005

